

「故宮」做了些什麼？

——訪蔣復璁先生

吳統雄

一、故宮的印象

在我們過去的印象中，故宮博物院，總是雄偉與寧靜的化身。

它巨大宮闕的陰影下，似乎籠罩著，歷史進化的每一步足跡。它黃色單厚的城壁，代表著高貴與尊嚴；翠綠的飛簷與山色，又覆蓋著肅穆與安和。即使是追逐著導遊旗子的觀光客，也不敢過份嬉笑，以免驚動了這座幽深的殿堂。

但是，有人又嫌它太沉寂了。他們問：難道故宮就是這麼一個靜態的展示所嗎？就像把瓶瓶罐罐堆積在一起的超級市場嗎？就像用玻璃櫃鎖起一切的糖果店嗎？我們從老遠跑來，就是爲了看一隻翠玉白菜上的蟋蟀嗎？還是看比畢卡索還難解的水墨畫呢？

當然，上面的疑問不無誤會。在故宮堅厚的皮膚之下，其實跳躍著活潑的脈動。有許多有趣的活動在推行著，更有許多展示被革新化了！他們怎麼工作？他們怎麼努力？怎麼把他們的體溫傳播給社會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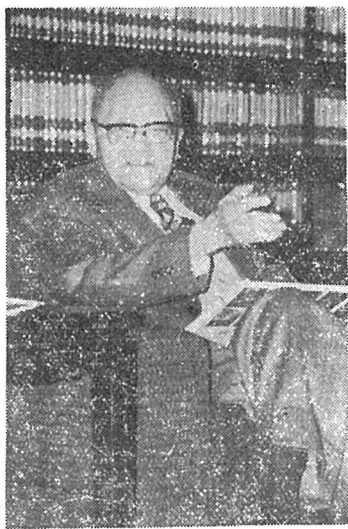
在十二月一個星期五的上午，於故宮博物院辦公

室，我們請教了院長蔣復璁先生。

二、展覽的革新

蔣院長的神貌，正一如故宮牆垛般的穩重，低著頭眼光有力的望著你，領帶高高的打在下巴下。他今年已八十歲了，却依然健談。

他是從研究圖書館管理學入手，又精於鑽研宋史，學問博雅，是中央研究院的院士，尤其善於獎掖後



展示的方法必須革新，說明必須詳細。

進，最爲人所稱道。著有圖書館管理、宋史新探、訴信錄、珍帚集等重要文集。

他說：

博物院的基础，乃是建築在展覽與典藏上。

故宮的典藏可分爲三大部份，即器物、書畫，與圖書文獻。

器物方面，最近採行專題與分類展示，其中瓷器與銅器部，蔣院長認爲已達世界一流的水準。

譬如說目前正在展出的「明成化瓷」特展，不僅介紹真品，也陳列後世的仿製品與偽品，使觀眾能比較其間的色澤與質地，確是一項創舉。

銅器部，也改變了以量取勝，而以年代形狀來分門別類，使觀眾對古代手工藝的進展有一完整的概念。甚至利用攝影，放大了器物紋飾的圖案，顯露了中國古代在圖案藝術上的偉大成就。

書畫方面，也採專題引介，譬如刻正展出的「變形主義」特展，你可以從丁雲鵬對山水筆調的反動，看到吳彬走向的「普普」連續圖案的趣味，以及陳老蓮的自由心證。你甚至會看到超現實主義的山峯，突然出現在國畫裏頭。每幅畫下都有對畫家、畫面、畫

風與畫意的詳盡解說，你才會恍然大悟，原來國畫不僅僅只是一撇竹葉和兩隻蝦。

圖書文獻方面，最爲一般遊客所陌生，因爲大部份人來博物館的目的，是「參觀」而非「閱讀」。其實故宮附設的圖書館是國內收藏藝術書籍最多的場所，只要憑大專資格，都可在內閱覽。此外故宮所收存的檔案、秘笈、善本書志，是學術研究最珍貴的寶藏，提供給海內外學人的助益，更非筆墨所能記的。

三、動態的服務

在故宮的動態服務方面，最明顯的，就是每天兩次的專人導遊了。

凡屬藝術品，都不免需要鑒賞家的指點。我們都知道翠玉白菜上有蟋蟀，正因爲早有慧眼識出。在其他的寶物面前，就需要專家的點醒，才能看出個所以然來。

因此故宮特安排上下午兩班時間，希望遊客在樓下大廳自動集合，然後派出導遊義務解說。可惜大多數觀眾並不知情，往往一個專人只服務了兩三位遊客

，非常可惜！願若有再往遊者，多多利用。

其他的動態服務，又有：「免費招待中小學生來院參觀」，擴展社會藝術修養的層面，非常成功。可惜曾有一些學生，却以爲是「規定參加」，抱著被動的心理，而辜負了故宮的這番美意。足見我們的基礎美育，仍有需要深入檢討的地方。

「巡迴展覽」，是爲偏遠不便的民衆而設。「出國展覽」，是爲促進中外文化交流。

又有「故宮文物講習班」，是非常重要的活動。除了每週固定的講演外，平時又召開密集短期的研習會，介紹社會大眾認識藝術品，培養高尚的趣味。而且收費低廉，學生每次三十元，社會人士六十元，滿五人就開班，真是造福了不少人羣。

四、社教的努力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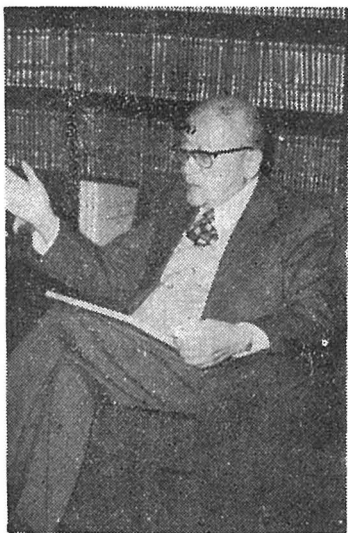
在社會教育方面，故宮的研究工作，可以與展覽成果等量齊觀。

至少有六項學術研究，在各部門間推行著。除了對器物，書畫、圖書的研究編目，還需負責分辨版本

、真贋；分類作家、流派；甚至纂編史料，翻譯文獻等工作。

又有「保管技術與科學鑑定的研究」，要使已毀損的典藏恢復舊觀，還要洞燭機先，預防病變與損害。故宮背後的山洞，是典藏的心臟，兩年前洪水山崩，幸未造成嚴重災害，就是平日防護慎密的明證。又備有精密儀器，以測定古物年代。

「器物復原研究」，是擬測殘品原形，而加以仿製。「器物分析研究」，則利用中又活化分析，及原



展示場地，最要緊的就是「循環」。

子吸收光譜分析等，探究古物的成分。

雖然有這麼多研究工作在進行者，遊客往往還會有一種感觸：不看故宮，不知中國美術造詣宏深。可是為什麼我們的美術教材還是以西畫為主呢？為什麼我們的報章插圖、造形設計，都還是那麼西化呢？

為什麼我們道來馬奈、梵谷如數家珍，却不知誰是李唐、倪瓚、文徵明呢？是否故宮也肯為中國的美術精神，也整理出一條脈絡來呢？

五、出版的問題

在故宮有關的工作中，最易引起熱烈討論的，就是出版問題了。

「書評書目」五十七期，刊有程登懷先生的大文「談大開彩色精裝書的出版」，便談到近年來，陸續有幾家出版社，刊行大型畫冊，造成一時風靡。足見豐衣足食之餘，一般民衆已有追尋藝術修養——尤其固有藝術——的傾向了。

故宮自己的出版品非常豐富，也非常考究，但往往供不應求，所以使得出版社覺得有利可圖，加上出

版社把價格抑得略低一點，自然更合人心了。

原則上，故宮並不抱着鼓勵外界出版的態度，訂有「借用藝品照相彩色底片及供給黑白照片彩色幻燈片暫行辦法」，有十綱十五目，借出對象只有三種，價格也不算頂便宜，（如彩色一張六千元），每借一次又以彩色十張，黑白二十張為限。所以，出版社往往也望而却步，轉往海外搜求圖片資料。

本國器物圖片，要向海外求購，不能不說奇怪，因此部份出版商也呼籲出：典藏權限要縮小，出版權利金要降低的口號。

但在故宮的立場，又有一番看法：第一，公家的財物，不應允許私人謀利。第二，藝術品圖冊，代表國家榮譽，私人出版，容易印刷失真，考證粗略，會失面子，所以不能降低標準讓民間出版。

目前故宮出版品是與日本廠商合作，委託日本代攝、代印、代銷，只是印行成品中百分之若干屬於故宮，由故宮自行銷售。

這樣的成品，精良度固無問題，却等於把自己的國寶拱手讓給外國人，彩色分色片握在別人手裏，不知他到底印了多少，賺了多大的錢，我們却只分了幾

部書，謀點小利，實在太可惜！而且堂堂中華民國的藝術品上，印上「產經新聞印行」幾個大字，也實在刺眼！

為今之道，只有趕緊使我們的印刷技術迎頭趕上，不分公家、民間，都能在國內印出水準以上的圖錄來。

也許故宮也與其他的國營事業一樣，有着行政手續、組織人事上的困難，但大體上來說，故宮仍是非常有朝氣，有活力的機構，員工也都誠懇親切，很是難得。

又外傳故宮的出版速度甚慢，則甚為冤枉了。因為故宮迄今已出版圖書有四百種，份量够，內容更够水準。

在本文定稿前後，據聞受本次採訪所提問題影響，故宮已有意再出一些便宜的畫冊，薄利多銷，造福大眾。

六、院長的看法

博物院中的地位何在？蔣院長有一個很簡單的詮

釋。

他說：在歐美，一個觀光客，到了一個陌生的都市，如果要在短短的幾天中，瞭解這個國家，他只有看四個地方：博物館、圖書館、教堂和劇院。

博物館，是一個民族藝術、科學與民俗的結晶，是他們文化的切片。如今大英博物館、法國羅浮博物館、紐約大都會博物館……等，已成為文明史濃縮的表徵。

圖書館，則可從書籍的收藏情況，探知這個民族對思想的追求情況，以及閱讀博覽的風氣。

教堂，則是民族靈魂寄託的所在，尤其西洋的歷史與宗教不可分，要挖一個民族的根，只有走進教堂領略。

去劇院，則去看一場戲。同樣的脚本，譬如浮士德吧，在不同的國家上演，你就會看到不同的詮釋，與得到不同的感受，這就是民族性不同會造成的差異。

蔣院長認為，以復興文化論，我們有兩個敵人。一個是共匪，一個是日本。

共匪破壞我們的文化；而日本掠奪我們的文化。

許多西洋學者，要研究中國的史料，竟都先到日本停留，向日本人學中國文化，這是個不合理的現象，唯有靠我們自己奮勵自強，讓外國人直接向我們學，了解中國文化本來的面目。

近年來，蔣院長致力於幾件事：使故宮更開放、培養人才、辦理藝術史研究所。

他認為博物館只有儘量開放才是有用的，故設計了許多生活化的展示，如中國式的客廳、書房、飯廳……等。

又以為一般機構抱怨沒有人才是消極的，不負責任的；人才是需要找尋，需要培養的。故常派員出國進修，目前故宮的許多研究人員與職員，不乏在深造計劃中學成歸國者。

民國六十年，故宮又與臺大合作，在歷史研究所裏附設中國藝術史組，培養研究中國古文物的人才。

七、故宮的遠景

對將來的期望，蔣院長希望不久的將來有一個西洋藝術館產生，和許多不同型的博物館與圖書館。如

有一個綜合性的大博物館及圖書館那更好了。

他謙虛的以爲，故宮的成就還不够。故宮是世界性的博物館，却是少數僅以本國文物爲典藏的博物館，甚至日本東京館都藏有埃及的木乃伊，展示世界性文化。他認爲故宮依然殘缺，依然要努力擴增收藏。

他希望在全國各界響應行政院長提倡「文化建設」的聲浪中，國內各大圖書館的聯合，也許能很快的實現吧！

故宮本身的困難依然存在，那就是建築的格局、人事組織，和幾個基本觀念。

故宮本出於一個不諳展示業務的工程師之手，因此開幕前問題百出，譬如忽略了服務臺、衣帽間等，只有臨時拼湊出來，影響景觀。

還嫌太小，雖擴建兩次，具二十八間展示室，能展一萬件文物，但如原有的「青少年展覽室」等，便因空間不足而撤銷。

最嚴重的是，原始設計未考慮「流通」問題，使參觀者不免遇到走冤枉路上當的情形，或遺漏了某些

展示，這種循環的大病，已很難改了。

在組織上，故宮屬「行政院故宮管理委員會」，委員都是部會首長，人人德高望重，議決與考慮得比較週密，行事自然穩健得多了。

在觀念上，主要就是「觀光」與「教育」孰重的一個爭執。

一般來說，外界總以觀光爲重，因爲觀光的效果是立竿見影的，可以計量而統計出來的。

但是教育一般民衆的文化知識，與藝術修養，是百年的事功，我們希望自己本土的人民都能在自己的博物館裏，尋找到自己歷史、文化與血緣的依歸。

在文章的最後，筆者除了要特別感謝蔣院長在百忙之中，撥冗接受訪問之外，還必須感謝故宮展覽組的王秋土先生，提供許多寶貴的資料。

感謝臺大藝術史研究所的蔡玫芬小姐和嵇若昕小姐，幫助我校核訪問大綱、筆錄內容。以及文炬、李登正和于洋，幫助我做錄音、攝影，及討論定稿的細節問題。